

A2D5
16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普及读本

喻世明言



〔明〕冯梦龙 编纂

贾洛保 校注
郝小莉 校注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普及读本



[明] 冯梦龙 编纂

洛保生 贾 欣 郝小莉 校注

72
725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世明言/(明)冯梦龙编纂,洛保生,贾辰,郝小莉校注.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4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普及读本)

ISBN 7-81026-995-0

I. 喻… II. ①冯…②洛…③贾…④郝… III. 话本小说—

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5708号

责任编辑:王仲华

徐树林

装帧设计:赵谦

责任印制:蔡进楚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保定市合作路88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保定华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1/32 (787mm × 960mm)

印张:15

字数:412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版次:2004年4月第1版

印次:2004年4月第1次

书号:ISBN 7-81026-995-0/I·164

定价:18.00元

《喻世明言》导读

《喻世明言》是冯梦龙编纂“三言”的一种(另二种分别是《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必须结合“三言”编纂的情况才能得到适当的说明;而包括《喻世明言》在内,“三言”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特别是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史的一大关键,所以,又最好从“三言”之前中国小说的源流引出才容易说得明白。

—

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小说类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对此,学者纷纷考究“稗官”为何许人,却往往忽略鲁迅先生早就说过:“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又说:“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虽然鲁迅也曾结论说“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但他后来又说:“至于现在一般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而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源于休息的”,人类劳动“休息时……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惟是“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可知从《中国小说史略》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关于小说起源的看法有所变化,前者主“神话传说”,虽比附“他民族然”立论,结论却是明确的;后者虽主“神话”,却是附合“现在一般研究文学史者”多数人的看法。又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即人类劳动“休息时……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

的起源”，其附合众说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又说“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加以因为他已经认为“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所以又只好说“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从而鲁迅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最后看法还不免是相当模糊的。而且不无难以理解之处，即人们无法相信先民劳动时只“唱歌”而不“谈论故事”（例如采集果实时），到了“休息时”又只“谈论故事”而不“唱歌”（如各种自娱、娱人的活动中）。这就使鲁迅有关中国小说起源论的真实思想与合理内涵就更加模糊了，以“至于现在一般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鲁迅主张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或“在于神话与传说”了。

这是一个误会。如上所述，鲁迅确曾接受过并最终也没有完全放弃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或“神话”的他说，但是，观其“亦犹”、“却多认”等措辞，他心目中也从来没有把那些流行之见视为无可置疑的学术真理。所以，他才能从《汉书·艺文志》的话引出“街谈巷语，自生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的判断，又从文学与劳动的关系引出“休息时……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的认识。这一认识开辟了探索中国小说起源的正确方向，并且其本身就具有中国小说起源的真理性要素，即我们只要从鲁迅所说，取消“休息时的”限定，又意识到即使“神话”果然是先民“谈论故事”之“要素”，也不过后世造作“小说书”材料之一种，仍“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所以也可以不说，从而简言之，即小说“自生民间”，上古民间“谈论故事（的活动），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尽管这不是鲁迅关于小说起源直接正面的结论，却是其小说起源思想合理的内核。

鲁迅对小说起源的认识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是其从对《汉书·艺文志》的话的分析意识到了“小说之起源”与“小说书之起源”的区别，进而得出“小说起源”于民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活动，而“小说书之起源”则可能由于“稗官”之流的“采集”。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到“小说书之起源”，也还有赖于可供“采集”的各种“要素”例如神话的发生，而那些“要素”也是“小说书之起源”的条件，而非“小说之起源”所在，从而没有

把这种区别坚持到底。但是,鲁迅所作的这一区别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应能启发后人研究“小说之起源”,能够避免与“小说书之起源”的考证混为一谈。然而十分遗憾,它并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致从鲁迅当年所说的“现在”至今近百年来,“一般研究文学史者”除了仍然“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或“神话传说”者外,也有别立诸如起源于“史传”或多种文体的“杂交”等新说的,以对“小说书之起源”的考证,充为“小说之起源”的探讨,而于鲁迅“街谈巷语,自生民间”之说,全无会心,岂非“略”读《史略》而买椟还珠之过!

总之,中国小说起源于民间的“谈论故事”即讲故事,而讲故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作为叙事工具的人类语言的发明为基础之外,就是人类日益发展的的好奇心之需。这二者永远是小说发生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因此,中国古代小说按语体大致分为文言与白话两大类,其最初的源头和永恒的滋养,却都在“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民间讲故事活动;后世小说家的成长及其小说创作,也往往与作为小说源头的民间讲故事活动有这样那样联系,甚至是密切的联系。如果说上古“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故事”多自生自灭,仅有少量因被“采集”入史书等各体著作,成为其中部分今人以为是“小说成分”的文字,则有幸被以“雅言”单独纪录汇编为一书的,就是包括流传至今的《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一类文言小说了。从而文言小说发达较早,却不是直接讲故事而来的言文合一的正宗,而是经文人出于各种不同目的“采集”之后易以“雅言”出之的别体。这在中古以前为不得不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讲故事”活动至晚在唐代演为“说话”的艺术,至宋代而极盛,产生了各种“说话”的底本即“话本”,就有了基本上是言文合一的俗语体小说即白话小说了。这才是中国小说直接民间讲故事源头的主流与正宗,由此发展出“章回”说部和模拟“话本”而成的所谓“拟话本”(《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就有了古代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了。

所以,从“话本”到“拟话本”的演进,经过了几乎跨越宋、元、明三代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终结者,或者说从“话本”

的编撰向“拟话本”创作转变完成的标志,就是冯梦龙所编著的“三言”。“三言”作为今存北宋至明末这大约 600 年间话本、拟话本包括旧作与新著的总集,上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上古民间讲故事的小说源头,下启明末文人独立创作白话短篇小说的新风,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特别是白话短篇小说史上划时代的编纂,里程碑式的作品,并不因其非长篇大作而稍减其历史的与文学的价值。

二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墨憨子等。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少有才气,10 余岁为诸生,与兄梦桂、弟梦熊并称“吴下三冯”。吴中商业发达,自嘉靖以来就有才士放诞之习。梦龙生长于斯,加以屡试不第,曾不免寻欢买醉,“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王挺《挽冯梦龙》)。他还参加过明末进步文人的组织“复社”,交游多一时名士。57 岁选拔为贡生,61 岁出任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寿宁县志》)。越 3 年任满还乡,平居著书。清兵南下,他曾参加抗清活动,后忧愤而卒。

冯梦龙深受王艮、李贽等“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鄙薄伪道学,肯定“人欲”,崇尚“真情”。并因此而重视通俗文艺的作用,认为“说话人当场描写”,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而山歌可以“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叙山歌》)。所以,他一生除了读经应试、短暂为官和著有多种经、史著作之外,大部分精力便都用在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创作上。他搜集编刊过《挂枝儿》、《山歌》两种民歌集,风行海内,招致“无赖冯生唱挂枝”之讥,却为后世保存了“有明一绝”的市井小曲;他编过散曲集《太霞新奏》,著有《双雄记》、《万事足》两种剧本,更定戏曲 10 余种,传世有《墨憨斋定本传奇》,今天昆曲演出的《牡丹亭》“春香闹学”、“游园惊梦”等折子戏,仍是冯氏的改本,又撰《墨憨斋词谱》已佚。但是,他对通俗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小说的整理与创作。经他编纂或改编、增补过的小说就有《平妖传》、《新列国

志》、《智囊》、《智囊补》、《古今谈概》、《情史类略》、《癖史》、《笑府》、《燕居笔记》、《太平广记钞》等 10 余种。其中成就最大，价值最高，影响最广的就是包括本书在内的“三言”。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统称。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末云：“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据考可一居士是冯梦龙的别号，可知“三言”也正是编纂者对三书的总称。但是，当“三言”的第一种即《喻世明言》大约于天启元年（1621）初刻时，这三部书的总名还叫做《全像古今小说》，而《喻世明言》总目上也题为《古今小说一刻》，并有刊刻者天许斋《识语》曰：“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可知“古今小说”是冯梦龙最初总称这 120 篇小说的定名，而一分为三也是事先计划好的，第一本即“一刻”，后出的当依次为“二刻”、“三刻”。但是，后来续出两种的书名却分别成了《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且其间重刊的《古今小说一刻》也易名为《喻世明言》，于是有上引《醒世恒言序》末“三言”之称。这似乎不经意的一提，却使“三言”取代“古今小说”，成为总称三书的正名通行于世，而“古今小说”则一般被看作《喻世明言》的别署。尽管如此，“三言”初名《古今小说》还是给“三言”的编纂留下了深刻印记，即三书所收作品无时代先后之序，而各为“古今”即宋、元、明三代作品的汇编。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云：“三刻殊名，其义一也。”虽然主要指其教化之义，但是也说明其初把 120 篇小说一分为三，并未对作品做思想与艺术上的区别，而只是各自都为“古今小说”而已。

虽然如此，“三言”120 篇为 10 个 12 即天干与地支之数的乘积，而一分为三为《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序，所以“三言”编纂的总体设计也遵循了我国古代文献——文学“倚数”的传统。这一特点可从其 120 篇的来源得到证明。按冯梦龙又别称“绿天馆主人”和“茂苑野史氏”。据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云：“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似乎冯氏只是编选，而 120 篇全为“古今”他人之作，其实不然。《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即可肯定为

冯梦龙自撰(冯梦龙《三报恩》传奇《序》),而据今人考证,“三言”中冯氏自撰之作至少有7篇之多(缪咏禾《冯梦龙与〈三言〉》第35页引袁行云《冯梦龙〈三言〉新证》)。这就是说,“三言”冯梦龙从“藏”书中“抽”出的只有110篇左右,乃自作数篇以足成120篇,为方便三刻各40篇之数。总之,“三言”的编纂在冯梦龙是一项有周密筹划的工作,其初却是“因贾人之请”,又只是为了“嘉惠里耳”。不过,当“一刻”出版之后,冯梦龙作为儒生又萌生以通俗小说行儒家教化的想法,从而为三书分别命名,表达其以小说觉世,“喻”以“明”之、“警”以“通”之、“醒”以“恒”之,使“导愚”、“适俗”和“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之义(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这应该是“三言”中前人之作被大加修订改作的原因。而其时正当梦龙中年,思想与文艺的才华都达到高峰,遂使这三部书中,旧本入选者经订补而更多精彩,经重写者化腐朽为神奇,自撰者模拟得神,几乎可以乱真,代表了可以确知的明代拟话本创作最早的成就。但是,除了某些有旧本可资对照或旧本特征明显者外,“三言”大多数作品中,哪些是宋元话本,哪些是明人所作,哪些是冯氏个人的创作,至今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源于民间“谈论故事”之说话——说书的话本与拟话本小说本一脉相承,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即冯梦龙的加工(包括部分的创作)使这些出自不同时代、作者的内容形式不无差异的原本,被赋予了大致统一的风格。因此,“三言”作为冯梦龙之前宋、元、明话本、拟话本的总集有宝贵的资料价值,却是要经过细心甄别才能使用的;而作为经冯氏不同程度修订乃至重撰和自撰之作的一部小说集,对于研究其“选家”与小说家的思想与艺术更为方便。

“三言”120篇作品,取材广泛,涉及此前历朝历代。据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统计所写故事发生的年代,分别为春秋战国的4篇,秦汉的6篇,两晋南北朝的2篇,隋唐的18篇,五代的5篇,宋代的50篇,元代的4篇,明代的28篇,年代不详的有3篇。其中取材于宋代的几于总数之半,而取于明代的也将近三分之一,应能说明

宋、明二代此道最为兴盛；而当时说话人或编写话本、拟话本的人，也大都喜欢取当代的故事为说，并往往比较成功，所以能较多留传为后来冯梦龙所选取。

“三言”的题材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类历史的、现实的、想像的或幻想的人物几乎都写到了，可说是我国明朝以前社会世态人情的生活画卷，尤其是宋、元、明三代市民社会的文学写真。大略有三大部类：一是写神仙鬼怪故事的，如《张道陵七试赵升》（《喻世明言》卷十三）、《崔待诏生死冤家》（《警世通言》卷之八）、《灌园叟晚逢仙女》（《醒世恒言》卷之四）等，约有 30 篇作品；二是写名人故事的，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喻世明言》卷十五）、《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警世通言》卷之三）、《卢太学诗酒傲公侯》（《醒世恒言》卷二十九）等，也约有 30 篇作品；三是写普通人主要是市民生活故事的，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之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卷三十三）等，大约有 60 篇。可知出于说话艺术的话本——拟话本因为要取悦于观众——读者，关注的主要是下层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市井细民的生死祸福、喜怒哀乐。而即使写神仙鬼怪、历史人物故事的，也每能体贴市民的情趣。例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喻世明言》卷三十三）写的是上仙张古老娶妻，反反复复，都是靠钱的作用：10 万贯一色小钱的定礼不消说了，即使要王三、赵四“去寻两个媒人婆子”，张公也要许诺“若寻得来时，相赠二百足钱，自买一角酒吃”。可见虽神仙故事，依据的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之赤裸的市场规律。

然而在这样的地方，冯梦龙往往会依其文人的趣味加以改造。例如在绿天馆主人《喻世明言序》中被称为“鄙俚浅薄”的宋元旧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清平山堂话本》卷一），经改写为《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喻世明言》卷十二）以后，原曾指使舟人强奸歌妓周月仙的柳耆卿，一变而成了周月仙的恩人。这一改编的结果当然是好的，却是明显出于冯梦龙不同于市井说话人的文人立场和动机。又如《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警世通言》卷之六）头回文君、相如故事，据宋元旧本《风月瑞仙亭》（《清平山堂话本》卷一）改写，旧本中司马相如曾对文

君说：“深感小姐之恩，但小生殊无生意。俗语道：‘家有千金，不如日进分文；良田万顷，不如薄艺随身。’我欲开一个酒肆，如何？”这几句市井口吻的话，被冯梦龙删改为“日与浑家商议，欲做些小营运。奈无资本”云云。总之，“三言”对旧本的改写增补，主要是提升原作的艺术品位，使其俗不害雅，乃至俗中带雅，但也因此销蚀了话本作为民间文学粗犷生新的气息。

虽然如此，“三言”毕竟不完全是冯梦龙的创作或重写。他的工作主要还是修订或增补，包括其部分的创作，也正如对旧宅的修缮、改造和部分的增广，看上去焕然一新了，却是基本格局和风貌没有太大的改变。从而“三言”整体上基本保持了宋、元、明这近 600 年间话本、拟话本的特征，并有最新的创造；而如上述冯梦龙对旧作所做的工作，虽使话本的市井趣味有所削弱，却也每有其思想与艺术上的理由，同时也大概是民间文艺向“经典”提升的必由之路。

三

作为“三言”的一种，《喻世明言》与后两书有大致统一的风格，但在文本根据、题材性质、思想与艺术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

《喻世明言》传世有天许斋刊本。全书 40 篇，据缪咏禾《冯梦龙与〈三言〉》考证，本事“出于正史 9，出于杂史笔记 30，不详 1”（辽宁教育出版社《古小说评介丛书》本 1992 年版第 26 页），几乎都有来历。而各卷故事或所据本事发生的时代，除卷之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卷之十《滕大尹鬼断家私》、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卷四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 4 篇为明朝而确知为明人所作者外，其他均出自前代，多数应为前人所作。又据学者考证，本书首尾两篇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为冯氏自撰（缪咏禾《冯梦龙与〈三言〉》第 35 页引袁行云《冯梦龙〈三言〉新证》），其他大都为据旧本或旧有资料修订、编纂而成。

《喻世明言》所写主要是神佛鬼怪、侠义公案、（历史）人物传奇或时事、世情等等的故事。有些作品表现了对美德的赞扬和对正义的渴望。前者如《羊角哀舍命全交》、《吴保安弃家

赎友》、《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写主人公彼此间生死不愈的友谊，《葛令公生遣弄珠儿》、《裴晋公义还原配》写在上的人能对下施恩义，《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写杨谦之与侠僧间相交至诚以及杨谦之与李氏间的真情；后者同时谴责了人性的丑恶，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写骗奸顾阿秀的歹人梁尚实被处极刑而鲁学曾的冤狱终于得到昭雪，《滕大尹鬼断家私》写倪太守遗计使幼子终于争回应属于自己的财产，《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写南宋奸臣贾似道恶贯满盈死于仇人子郑虎臣之手，《筒帖僧巧骗皇甫嵩》写恶僧某骗占皇甫嵩之妻最后被绳之以法，以及《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游酆都胡母迪吟诗》等为古代饮恨含冤之忠臣义士抒愤，等等。有些作品表现了对人生穷达、命运叵测的困惑与感慨。前者如《穷马周遭际卖羹媪》、《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分别写三个历史人物发迹变泰之事；后者如《赵伯升茶市遇仁宗》写书生的穷达际遇，《单符郎全州佳偶》、《杨八老越国奇逢》、《杨思温燕山遇故人》写战乱中人的悲欢离合，《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任孝子烈性成神》、《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写意外的或民事的、政治的纷争给主人公造成的不幸。某些神怪题材的作品如《张道陵七试赵升》、《月明和尚度柳翠》、《梁武帝累修归极乐》等，写寻仙慕道之事，虽荒诞无稽，却也曲折反映了世人以宗教为心灵安慰的诉求。另有《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写宋代词人柳永的风流佚事，《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侠盗之传奇等，也各有情趣。然而，总以写世情者为多，其中写婚姻爱情的又最具思想的光彩。

《喻世明言》的婚恋故事大都因事明理，有为而发，《闲云庵阮三偿宿债》写玉兰与阮三的苟合，实是其父一味“拣门择户，扳高嫌低”，没能及时为女择婚所致，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婚姻悲剧是“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的结果，《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则是针对负心汉“嫌贫弃贱，忍心害理”的卑鄙行径，等等。这些作品共同表达了婚姻问题上古代人道主义和诚信原则，但同时欣赏纳妾，又有时鼓吹“从一而终”的“妇节”。只是在《喻世明言》中，“妇节”多是出于女性“自觉”的要求，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顾阿秀反对父亲悔婚的理由，即

“妇人之义，从一而终”，《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玉奴仍然愿为莫稽之妻，也是为了“从一而终”，从而显示本书在婚姻问题上，尽管并不从根本反对封建礼教，但是，对女性的态度毕竟已变得较为温和，并往往通过男性对待女性态度的描写进一步显示出来。在这一方面，如果说《葛令公生遭弄珠儿》中的葛令公把弄珠儿赠于申徒泰为妻，虽然最终对弄珠儿有利，当时却一点不曾顾及弄珠儿作为人的权利，那么，《裴晋公生义还原配》中裴度还唐璧之妻，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吴知县把王三巧还给蒋兴哥，以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写转运使夫妇欲曾使金玉奴“夫妻再合”，就都不同形式地征得了女方的同意，显示了对女权的些许尊重。尤其是吴知县的理由是为“你两人如此相恋，下官何忍拆开”，明白说出对“相恋”之情即爱情的尊重，更是前此少见的。而且从其情节过程来看，吴知县向蒋兴哥归还王三巧，表面上平等地为了“两人”，实际上更多为王三巧着想，这就在客观上包含了对女性权利较多的关怀，尽管其仍然出于一个男人的赐予。

《喻世明言》在两性观念上的进步，更突出表现在对女性“贞节”有了较为理性的看法和宽容的态度。《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商人蒋兴哥之妇王三巧被陈商通过王婆骗奸之后，实已薄于蒋而厚于陈，成为陈的情人。但是，蒋兴哥发现之后，愤怒之余，却能自责“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虽则一时休了，心中好生痛切”，并且于王三巧再婚之际还赠以“陪嫁”，而王三巧因此曾后悔生不如死，所以再嫁之后能对陷入官司的前夫蒋兴哥一施援手，并与之夫妻再合。这里夫妻之爱压倒传统“贞节”观念，也多少反映了历史的进步。同样《单符郎全州佳偶》写单符郎做官之后，仍践其初约，娶因战乱而沦落风尘的未婚妻邢春娘为妻，就更是把传统的“贞节”看得淡了。虽然“古代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和“权衡利害的婚姻”（同上第67页）还远不同于真正爱情，但是，因此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的“贞节”观念，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喻世明言》对爱情的肯定与歌颂也有自己的特色。《闲

云庵阮三偿宿债》写帅府的千金与商人子弟的爱情，似可以看作当时商人地位有所提高的一个象征。而且这场几乎无法收场的悲剧，作者还是责备做父母的“只管拣门择户，扳高嫌低，耽误了婚姻日子”，而对“男子便去偷情阆苑，女儿家拿不定定盘星，也要走差了道儿”，多所原谅，说“情窦开了，谁熬得住？”至于《张舜美元宵得丽女》之男女私奔为婚故事的结局，是女方的父母以为“‘不意再得相会，况得此佳婿，刘门之幸。’于是大排筵会，作贺数日”，并不想到其不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苟合的前情。与此事相反而情相类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的父母，在女儿因被休归而寻短见时说：“你好短见，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有开足，怎做这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你真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寻良缘，图个下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烦闷。”也把女儿的生命与幸福看得比“三从四德”更为重要。这种基于父母之爱对女性“越轨”行为的宽容，体现了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已有所改善，显示历史的更大进步。

总之，《喻世明言》婚姻爱情故事的描写已使我们模糊地看到，那种恩格斯所说的“使丈夫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使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有了古典古代所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的“新的一夫一妻制”的思想萌芽。虽然这种萌芽还非常微弱，却是有可能发展出“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的基础。这在先前的文学中是没有过的。

《喻世明言》故事多能曲折生动，有许多“无巧不成书”的情节和淋漓尽致的描绘，颇能引人入胜，体现了我国“话本”的传统和冯氏编纂的文学水平。但是，这些在细节和语言上大都源于生活的精心编织的故事，往往被诸如轮回报应、滴世升仙等等的俗套所限制，加以某些封建说教的成分，有时显得驳杂甚至平庸。这是它的缺陷，也是它的古拙之处，读者识之可也。

杜贵晨

2003年12月14日写定

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数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韞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缔穀毳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人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氏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绿天馆主人题

目 录

导读	杜贵晨	(1)
叙		(12)
卷 之 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卷 之 二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8)
卷 之 三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45)
卷 之 四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58)
卷 之 五	穷马周遭际卖钁媪	(69)
卷 之 六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75)
卷 之 七	羊角哀舍命全交	(82)
卷 之 八	吴保安弃家赎友	(87)
卷 之 九	裴晋公义还原配	(97)
卷 之 十	滕大尹鬼断家私	(104)
卷 十 一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119)
卷 十 二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27)
卷 十 三	张道陵七试赵升	(135)
卷 十 四	陈希夷四辞朝命	(146)
卷 十 五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53)
卷 十 六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72)
卷 十 七	单符郎全州佳偶	(177)
卷 十 八	杨八老越国奇逢	(184)
卷 十 九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95)
卷 二 十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206)
卷二十一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214)
卷二十二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236)
卷二十三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257)
卷二十四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64)

卷二十五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76)
卷二十六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81)
卷二十七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91)
卷二十八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299)
卷二十九	月明和尚度柳翠·····	(307)
卷三十	明悟禅师赶五戒·····	(317)
卷三十一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329)
卷三十二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341)
卷三十三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349)
卷三十四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360)
卷三十五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367)
卷三十六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376)
卷三十七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395)
卷三十八	任孝子烈性为神·····	(410)
卷三十九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422)
卷四十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41)